

阅读副刊精品,请
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
门口微信公
众号。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一缕秋风,百样情怀;一台川剧,陶醉开怀。苏东坡是四川的文化标杆和代表人物,代表着四川深厚的历史底蕴。应好友陈智林主席邀请,11月1日晚观看了首场由他担纲主演的川剧《梦回东坡》,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,究其根源是向往、神往、心往得到满足。

选题自带流量,名人演绎名家,令人心生向往。苏东坡的诗、文、词、画无一不精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,在北宋时期是“网红”般的存在,其作品魅力经久不衰、至今未泯,“说不尽的苏东坡”早已成为四川千年以来“不可无一”“难能有二”的骄傲和文化精神图腾。陈智林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“川剧”代表性传承人、“梅花奖”得主、四川省文联主席、四川省川剧院院长,也算是赫赫有名之人。他以苏东坡为选题,让川人走进川剧,用川剧演绎川人,找准了发掘四川传统底蕴、激活四川文化潜力的爆点,本身就令人充满向往,光看选题、光听名字就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先睹为快的冲动。

构思匠心创意,奇人讲述奇事,令人悠然神往。苏东坡一生颇具传奇色彩,正如他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总结一生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如何才能讲好东坡故事?这需要匠心独妙,唐代张佑说:“精华在笔端,咫尺匠心难。”《梦回东坡》采取以梦中追溯过往的形式,融入散文的叙事手法,用八场剧闪现了苏东坡人生中的重要事件。重点讲述他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故事,也讲述了在四川的人生过往。该剧与众不同、四新的创意构思,以川剧特有的轻松幽默形式,再现了苏东坡令人敬佩的一生。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一个乐观、豁达、幽默,有血有肉、有烟火气的东坡形象,感受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,看到了、读懂了川人独有的幽默精神和人生特质。看完该剧,最大的感受是:苏东坡在文学上是天才,但没有天才惯有的极端性格,即便经历了宦海沉浮,他在生活中仍然是鲜活的、可爱的,这应该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“有趣的灵魂”。

语言自带川味,川话塑造川人,让人神醉心往。台上台下传承忙,戏里戏外乡音好。该剧的语言选择了讲川话,还不时插入方言俚语,多重迷人的特异气息,让该剧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。鲁迅先生说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地方的才是大众的,有特色才能走得更远。《梦回东坡》融入了烟火味儿十足的四川方言,地道的方言更加拉近了川剧和观众的距离,让川剧更有川味,也让苏东坡更有川味,以独特的川音给苏东坡打下了浓烈的四川印记,让川剧回归本位。我想,这也更能让川剧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心里,让人在感受川剧独特味道的同时,明明白白地知晓,苏东坡就是一个四川人,让这个了不起的大文豪更加具有烟火气,这种语言表现力让观众深受感动。

剧中一些演员表演技艺精湛,表现手法、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,充分体现了中国戏曲虚实相生、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,感染力强。

总之,《梦回东坡》是成功的,既有底蕴,又接地气;既让观众深受教育,又觉得好看好耍。

观川剧《梦回东坡》

向往、神往、心往

□苗勇

聆听父辈的历史
就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在一次次叛离和出逃后
我开始回家,开始理解父亲

我们争辩比爱,认为直争是高尚的时候,勾争往往是最怯。我想这本《聆听父亲》是直争式的作品,它能够直接打到你的心脏上。——阿城

和一切停驻不前、毫无出路、永恒的囚禁作抉择、作斗争,他必须返回故土与原乡。

张大春说要在儿子五岁时向他讲述奥德修斯,我想大概是因为五岁是一个孩子开始记事的年龄,而这个孩子即将在懵懂中开始聆听人类命运的遥远回响。在张大春的想象中,他已经准备好了,怎样回答每个孩子几乎都会问的“我从哪里来”,并且在内心叩问自己“我往何处去”。尽管他的回答未必就是答案,尽管答案可能只会导致进一步的追问,而张大春说,“我们只好继续提出问题,将自己保持在更广大、浩瀚、无垠无涯的迷失之中。”

张大春的祖籍是山东济南,《聆听父亲》里有很多笔墨用于描述“清帮”往事,这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地方保安团体,这些往事凝结着数代人的追忆和缅怀。在张大春返乡寻亲的数日里,经由五大爷、六大爷等乡人的口述,过去重新被鲜活地呈现。我们对于故乡总是有着深沉的依恋,故乡不一定是某个地方,更多的是一种向往和寄托。怀旧和乡愁,是台岛文学的一大主题,这群“失根”的写作者,抱着对“缺席的家国”的向往,试图用文字复建自己的故园。怀旧,关系到人类的身份认同,它把人们的过去与当下和未来联系起来,使得我们拥有立足之地,有枝可栖。

恐惧,是书中一再出现的词语。张大春的恐惧,起始于个体面对未可知的命运所带来的焦虑感。张大春撰写《聆听父亲》时,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——生与死的节点。他对于无常命运的慨叹,虽然有着西方“奥德修斯式”的联系,但中国文化个性是十分鲜明的。张大春的思想内核与语言表达都是中式审美,潺缓的笔调让生与死的焦虑思考转化为平静、纯粹、智慧以及美的形态,恐惧得以平息,作家与之安然共存。

《聆听父亲》是一种精神私史式的内视写作,或可称之为心灵自传。作为一个“书写的人”,张大春在自觉地正视“自我的恐惧”,将其转化为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。

父亲是根,是我们文化的根

——读张大春《聆听父亲》

□林颐

《聆听父亲》,一个朴素的书名,看上去很像我们平常阅读的那类亲情散文,或者回忆性叙事文章,说说父子的相处,抒发彼此的情感。

既然如此命名,这部作品当然是以此为底色。《聆听父亲》的诞生,源于1997年除夕的一次意外。父亲摔伤了脊椎神经,身体日渐衰弱,妻子又腹中有孕,张大春怀着迫切的心情,开始动手书写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与乡愁。在这部作品里,我们能够触摸到他那种温润的、深沉的情感,我想大多数人都能感同身受。

这次意外,也触发了张大春对自身的思考。父亲——张大春——即将到来的儿子,构成了一种牵连、一种传承。张大春是儿子,也是父亲,他在书中预设了一个倾诉对象——你,即他那尚未出生的儿子。他要把家族故事讲予他听。在这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上,张大春自然而然地回首往事,想象未来。而所有的未来,都建立在从前那些悄然消逝的、一点一滴的往昔。

要讲述父亲,还要讲述父亲的父亲、父亲的父亲的父亲……还有生养他们的女性,以及他们交往的亲友。于是,一张绵绵密密的网渐渐形成,张家的往事就像一部小型的百年中国史。原来,张大春的高祖父张冠英是举人出身,但他是个迂人,不通晓如何在官场上疏通交际,又识人不明,竟被人设下圈套谋夺了三百亩良田。后来,曾祖父张润泉经商,家道又兴旺起来。再以后,我们知道,近代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,一个家族就像漂浮在汪洋上的小船,载浮载沉,命运让他们流离到了小島,安家落户,落地生根。

在阅读展卷中,恍然而醒觉——不可以把《聆听父亲》仅仅定义为亲情散文,其内在的底蕴是一次寻根式的文化探讨。所以,书中才会出现“奥德修斯的惩罚”,张大春说“它和你爷爷的故事有点儿遥远的关系”。

奥德修斯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呢?那是一次悠长的还乡之旅。奥德修斯必须与美貌、享受、青春